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魏忠贤

总策划 王斌
山泉 著

- ◆ 太监花子敲开了紫禁门
- ◆ 急着要见东宫后院的小男人
- ◆ 悄悄进了大内寝宫
- ◆ 悄悄扰乱了深锁两宫中的寂寞女人
- ◆ 假太监对真妃子吹耳边风
- ◆ 当朝万岁爷正值青春少年
- ◆ 只管领他去寻花问柳
- ◆ 禁宫中竟飞来刺客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魏忠贤

● 陈建华 著
沈光芹



蓝天出版社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魏忠贤

宋世荣 著
总策划 山泉



蓝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魏忠贤/陈建华 沈光芹著. -北京: 蓝天出版社, 1998. 6

(中国历代宦官丛书)

ISBN 7-80081-811-X

I. 魏… II. 陈… III. ①传记小说-中国-当代②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2092 号

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复兴路 14 号)

(邮政编码:100843)

电话:66787132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300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10001-15000 册 定价:29.80 元

内 容 提 要

魏忠贤年轻时是当地出了名的无赖，斗鸡走狗，嗜赌成性。一次赌博输了自己的“尘根”，进宫当了太监。凭借巴结权宦之能事，调入甲字库。他恶习不改，放鹰走犬，骑马游猎，并以此迷惑皇上，荒废朝政，深得皇上宠信。结党营私，排斥异己，迫害忠良，制造了“七君子”之冤狱，成为宫中权势倾天的大宦。他张牙舞爪，煽惑行虐，流毒四海，成为国之大害；他行私舞弊，受贿徇情，搜刮百姓，蠹国害民。

作恶多端终自毙，崇祯二年（1629年），大学士韩爌等定阉党为“逆案”，魏忠贤被定为“逆案”之首，结束了他罪恶的一生。



魏
忠
贤



责任编辑：金永吉、崔忠孝
封面设计：杨群、李栋

目 录

第一章 魂归皇城 (1)

◆一个无赖输红了眼，急得把老婆和女儿全当赌注押了
◆梨花开了，秋月和尚说，一个人割了命根子也不要紧，那宫里的皇上最喜欢残废的
◆太监花子敲开了紫禁门，急着要见东宫后院的小男人

第二章 深宫绝地 (62)

◆想要的没来，不想要的来了，老皇上不小心生了个永远说不清道不白的小皇上
◆俏太监进了大内寝宫，悄悄扰乱了深锁两宫中的寂寞女人
◆暗地里，假太监对真妃子吹耳边风，密谋替她自己的人抢夺天下第一人的座位，掀起了三朝大案，翻动得大明朝锅底朝天
◆小皇帝说，别争了，让奶娘自己来选心上的太监

第三章 驾驭皇帝 (172)

◆皇孙见不到生母，认了奶娘当亲娘，从此，把大明江山交给了一个在皇家打工的 ◆深更半夜，贤弟叙说昨日大闹，恩嫂说，你们太监真坏 ◆客氏告诉魏忠贤，当朝万岁爷正值青春少年，就只管领他去寻花问柳，天下的事，就由咱们来替他管 ◆皇室不让皇帝读书，却让太监识字，于是认得几个字的太监便去玩不认得几个字的皇帝 ◆谁坏了魏家的事，谁就别想活，就连那皇上种下的龙种也别想出生

第四章 扫荡朝廷 (230)

◆家奴瞒着当天子的主人写假圣旨，主人倒觉得还是他好，一高兴，又捧他当上了横行天下的私家特务头子 ◆皇上秘书班子里的东林党说太监干政违犯了祖训，这话九千岁不爱听，于是用皇上的手，让多嘴多舌的统统下野 ◆魏爷说，孩儿们，别吵架，大明江山归咱太监了 ◆天刚黑，禁宫中竟飞来刺客，惊吓了魏厂公，于是严令看好家门，扫净天下

第五章 千岁狂权 (305)

◆密室里，厂公下了一道令，叫给那些下野的东林党大臣加个受贿的死罪，别让他们再活了 ◆党徒献上一本空白诬告信，厂臣对心腹说，你们恨谁就填上谁，让他们统统下狱见阎王 ◆太监也要面子，为图身后一己的名份，一下子改写了三朝历史，还上演了一出焚书坑儒的旧戏 ◆家奴的公子抢夺了皇上亲戚家的女人，可那当皇上的却干瞪眼，连自己的姻亲也保护不了 ◆一首诗宰了一个县官 ◆拿了小赌徒的两条人命，来偿还昔日胯下一刀之仇，魏大人从赌友

身上切下了一块肉下酒，这才高高兴兴地欣赏人死前挣扎的情形

第六章 掳掠帝国 (380)

◆不阴不阳的两性人，本来就贪财，得了权的阉魁更是疯狂，他明目张胆地打着皇帝的旗号，盗窃了一个国家 ◆天啸地裂，水灾火灾成患，儿孙说，赈灾防变，爷爷说，怕什么，把他们逮起来就是了 ◆厂公对儿臣打了招呼，把那些个功劳记在爷的名字上 ◆无米也能成炊，一条牛身上能剥下三张皮，刮尽赤地千万人的血汗钱，铸造起一个人的辉煌，厂臣说，这天底下，就没有咱做不到事

第七章 血色黄昏 (433)

◆出了个骑在皇帝头上的九千岁，顺者昌，逆者亡。一时呼，吹喇叭抬轿子的蜂起。一位高手突发奇想，巨阉出世，理当流芳百世。过去为死人立祠堂，为的不外是死后流芳，现如今，若给他造个活人祠堂，让其活着的时候就流芳岂不是更好 ◆自古以来，就没有太监当皇帝的，对此，厂公愤愤不平，凭什么只能由他朱家人登基继位，咱为什么不能当第一个太监皇帝 ◆新皇帝不动声色，用很长时间擦拭手里的长剑，在大明朝的一个落日的最后一道亮色里，他却决然出剑，斩断了前皇大宦的王者梦 ◆有皇帝就有太监，只要皇帝在，太监早晚还会回来，可是到头来坑害皇上和国家的还是太监。多少年后，宫里又重提魏忠贤旧事，祭奠其亡灵。但后来又有耿耿于怀的，皇族里留下了绵绵不绝的遗恨

第一章 魂归皇城

◆一个无赖输红了眼，急得把老婆和女儿全当赌注押了 ◆梨花开了，秋月和尚说，一个人割了命根子也不要紧，那宫里的皇上最喜欢残废的 ◆太监花子敲开了紫禁门，急着要见东宫后院的小男人

明朝隆庆二年(1568年)正月。

潜龙河边梨树村的人还像宁静的暖冬一样打发日子，可是村里的魏志敏一家却早就不太平了。魏志敏的老婆刘氏怀了孕，本该去年入冬时分娩，可如今都过了两个月，仍不见孩子出世，刘氏着急了。她是生过孩子的，而且她生儿子魏钊的时候就像鸡下蛋一样容易，很顺利。这一回不知为何左等右等不出来。她想，这回恐怕是个怪胎了。直到了月底的最后一天，还是不见动静，刘氏心里害怕，就对魏志敏说：“我过了三个



月也不分娩，你去找个灵验的先生算算命，看看我什么时候生？”

“听说镇上来了个先生，是个瘸子，叫什么李跛子，门前的人都挤不动，人人都说他神，我明天去看看。”

第二天，魏志敏早早来到镇上，但李跛子的门前已挤满了人。他挤在人群里面，一心想挤到前面。李跛子坐在上面，手不停顿，口不辍讲，众人听得津津有味。魏志敏生得矮小，挤不上去。李跛子谈了一会，猛抬头一望，对外面说：“请那位矮客人上来。”

魏志敏挤了一会，挤到了桌案边，垫起脚，伏在桌案边。

李跛子说：“你头上直冒喜气，又冒凶气，为什么？”

魏志敏说：“我求先生算一命。”

“你姓什么？”

“姓魏。”

“问什么事？”

“问生产的。”

李跛子略一思索，掐了掐手指，然后又取过龟板，焚香默祷一会，用火烤了烤，见上面有两道火路，说：“定是男喜，而且是贵胎。今日分娩，不过有些凶险。”

“生的时候妨不妨？”

“不妨。”

魏志敏谢了李跛子，给了钱。那跛子看也不看，扔进了钱箱。回到村里，魏志敏把情形对老婆说了。刘氏感到心里宽松



了许多，但仍然很不放心。

这夜掌灯时分，刘氏的肚子疼痛起来，不久，更觉得坠得慌。到了半夜，疼痛难忍。她叫起魏志敏，打火上灯，提着灯笼去叫接生婆。

此时，星斗满天。等接生婆来时，天上突然乌云密布，狂风渐起。接生婆进了房，按按刘氏的肚子，说道：“是时候了。”便扶她坐到盆上。魏志敏也送来了开水。

霎时，大风拔木，飞沙走石，只听屋脊上一只九头鸟，声如笙簧，大叫数声，然后向南飞去。房中蓦的一声叫，一个新的生命降临了。

这个新生命果真是个男孩，长得又大又胖，魏志敏心中十分欢喜，因为这年是戊辰年，就取名为辰生。

洗了孩子，谢了接生婆，天已大亮。从此，在梨树村，魏家多了一条根。但此时，谁也没想到，这辰生后来被皇上赐名魏忠贤，成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九千岁”。

梨树村坐落在河间府肃宁县(今河北省肃宁县)西北。河间一带，地势低洼，十年九涝，庄稼难以收获，穷得连万岁爷心中都挂上了号。肃宁西北，所幸上苍开眼，造就的是一片宜梨之地。这里长出的鸭梨，个大、皮薄、核小、水多、肉酥、味甜，早在北宋时即列为贡品。本朝从永乐年间开始进贡宫廷之后，一直延续不断。在肃宁西北，梨树村算是数得着的产梨大户了。这梨树村，一到春天，梨花开时，玉树琼枝连绵，芬芳温馨漫天，如雪落原野、似花海无边。常常引得慕名而来的远



方游人留连忘返。在梨树村，魏志敏一家还结识了云游来此的北京宣武门外柳巷文殊庵的秋月和尚。

刘氏满月后，辰生睁开眼睛看到的已是梨树村的春天了。村里的老人说，辰生这孩子生得奇特，长得精灵，是个富贵命，说不定将来要当大官。魏家世代都是草民，听说当官自然高兴。当官就得念书啊！魏家夫妇打定主意让辰生长大了就上学。上学后，老师给辰生起了个正式的名字，叫魏进忠。可是这个魏进忠天生地透着邪性，对念书毫无兴趣，一提读书就脑仁儿疼。魏进忠家里穷，农闲时，父亲就要进城做零工、卖艺，挣钱养家。父亲进城，他却在村里偷鸡摸狗，追猫逮鹅，胡乱折腾，把村里闹得鸡犬不宁，乱轰轰的。惹得村里人三天两头登门告状。刘氏伤心透了，常常暗地里叫苦：“什么富贵命？这分明是要我们的命嘛！”

村里呆不下去了，读书又不成，家里穷又不能养活闲人，跑江湖，又怕辱没了这个富贵命，没办法，父亲只好托人到镇上，就是河间肃宁县城，在一家饭馆学厨师手艺。也是巧了，这家饭店的厨师是魏进忠的远房叔叔。侄儿到来学艺，叔叔高兴，恨不得拿出全身的本领教他。所以魏进忠不像别的学徒，整天要端洗脚水、倒尿壶、刷盘子、抹桌子，而是实实在在地学手艺。

换了一个环境，魏进忠觉得挺新鲜，忧愁与烦恼暂且忘却了不少。叔叔传艺之时，丁丁卯卯，有板有眼，选料、刀功、调料、火候，一套一套传授，半年下来，魏进忠便能做出上等



宴席了。

关门打烊后，店里事情不多，叔叔常常给他讲故事，《三国》、《水浒》，他听得入迷。但更多的时候，他是去街头消磨时光。城里每有戏班子来，他都非去不可。听得久了，自己便试着唱。整日琢磨，有时还向唱曲的讨教，加上天生一副好嗓子，唱起来有鼻子有眼，听得人无不叫好。

虽然斗大的字认不得几箩筐，但吹弹歌舞，蹴球着棋，走马射箭，他却样样喜欢，且入门便精。这么会玩耍消趣，店里的伙计，街头的无赖泼皮没有不喜欢他的。只是族叔魏志远常常看着他，要他有时间就研习手艺。

一日打烊后，魏进忠又跑了出去。叔叔远远地跟着，结果发现这小子竟然和一伙人赌钱。叔叔觉得，该打发他走了。

第二天，叔叔拿出十两银子，交给魏进忠说：“老侄，你手艺已学成，可以出师了。这十两银子，算是叔叔我给你做本钱的。过年后，找一地方开个小铺子，养家糊口总是行的。”

魏进忠头一回拿到这样数目的钱，开心极了，满心欢喜地谢过族叔走了。魏进忠手里有了钱，也不回梨树村，就在镇里胡混。不久，这钱就花得差不多了。这天，魏进忠同一群“混混儿”吵吵闹闹地从一个小巷里拥出。见街头有个测字先生，便笑嘻嘻地凑了上去。魏进忠摇头晃脑地对先生说：“先生！你给咱测个字。”那测字先生闯江湖，知道此辈不是善类，便笑嘻嘻地说：“小爷儿，你写个字吧！”这个无赖横了他一眼：“你欺我不会写字！”回头对他的同类说：“你们谁给我写个



字。”这时，一个瘦瘦的“混混儿”挤进来，把写好的字交给魏进忠。这个魏进忠把字交给了测字先生。先生一看是个“囚”字，大惊：“哎唉！小爷儿！您大富大贵啊！”周围的人“轰”地笑起来。魏进忠也笑了：“你他妈真会溜须拍马，就我这德行还大富大贵？哈哈……”

测字先生说：“甭看您现在这个样子，可这‘囚’字是大吉之兆呢！国内幸赖斯，如无斯人，国且空也。”魏进忠本想找碴砸了这个字摊儿，闻此言，大喜。立即赏给测字先生二两银子。

魏进忠的钱很快就花完了，只好又回到母亲刘氏那里。这时刘氏已改嫁了。父亲魏志敏早已去逝。魏志敏比刘氏大十八岁，人称“老少配”，只因魏志敏病多体弱，痨病缠身，加上劳累过度，便先妻而亡。刘氏为生活所迫，嫁给了一个姓李的商人。

魏进忠来到李家，恶习不改。他仗着继父有些钱财，常常偷银子出去赌博，或邀约流氓无赖到城外去跑马射箭，调笑农妇。

刘氏常常急得流泪，只好乞求请个教书先生，加以管束。

魏进忠不服管教，仍然东游西荡，吃喝玩乐，打架斗殴，惹事生非，活活把教书先生气走了。

刘氏无可奈何，要娶个媳妇来管束儿子。魏进忠十八岁那年，娶妻冯氏。婚礼那天，吃完喜酒的人散去后，魏进忠缓缓地剥去了冯氏的衣裤，然后把她扔到了床上。本想听听新婚



“剖瓜”的声音，不料冯氏是个“二手货”，魏进忠的心里像被泼了瓢冷水，一下子浇得冰凉。他只规矩了一个月，又吃喝嫖赌起来。

刘氏也被魏进忠这个不孝之子活活气死了！

刘氏一死，继父翻了脸，就把魏进忠和冯氏赶出家门，断了往来。

魏进忠只得和老婆搬回到梨树村的破瓦屋去住。仍然游手好闲，成为一个十足的无赖。

一天夜里，秋风飘进梨树村，一弯残月穿过浮云，时隐时现。魏进忠望着挂在西天的月亮，觉得像把刀子在他头顶晃着。他早已明白，那把刀子在他没生下来之前就已高悬天空，它对准的，是普天下的芸芸众生，自然也包括了他自己。几年来，他时时仰面向上，瞅着高悬众人头顶的这玩意，瞄准它的柄，期望升腾上去，抓住它，挥动起来，宰割天下。

这夜，他怀揣一把弯刀，作防身用，又买了一壶酒，在梨林深处喝得酩酊大醉。然后，他摇摇晃晃走出梨林，找到了那些泼皮们来自己的屋里赌钱，他要和别人一决高下。

破瓦屋里，十多个赌徒围住一张脱漆的杉木圆桌，挥拳捋袖，狂呼乱叫：

“押单！”

“押双！”

铜钱乒乓，银子咚咚，夹杂在一片吆喝声中。

魏进忠做庄，他头戴瓜皮油帽，身穿半旧青布衫，高捋双



袖，十个玉色指头捧起一个磁碗宝盆，连摇三下后放在桌子中央。他喝道：

“快押！快押！”

“押啊！统统押单”有个赌徒吼道。

铜钱乒乓，银子咚咚，声震耳膜。

庄主红白的脸膛上，那两道狡诈的目光在银子和“万历通宝”铜钱堆上扫来扫去，贪婪地流出口水来。庄主心想，这一宝准是“双”，赌客都押在“单”上，自己准赢无疑了，便得意地叫道：

“不准动，要开宝了！”

众赌徒催道：

“开宝！快开宝！”

庄主伸出雪白的右手，揭开宝盒碗盖，全屋赌棍哄然大叫：

“是单呀！哈哈，我们赢了！”

众赌徒一阵狂欢。庄主骇得额头冒汗，心里咚咚直跳。他只得红着眼睛，将自己面前桌面上的一大堆银子和“万历通宝”铜钱统统给了赌徒们。

赌徒们见魏进忠又输了，哈哈大笑，挥着手喊道：

“换庄！换庄！”

魏进忠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他压住心头怒火，把袖子往上一捋，解开半旧青布衫，从怀里掏出四锭银子，往桌上一砸，露出白牙，吼道：